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新走向^{*}

王树新¹, 马金²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026; 2. 北京市民政局民政研究所, 北京 100011)

摘要: 此文首先介绍了国内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角度及其结论; 然后阐明了该论文所涉及的代际关系及其内容; 重点论述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新走向及其产生的正、负两方面影响。

关键词: 代际关系; 新走向; 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2)04-0015-07

The New Trend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WANG Shu-xin, MA Jin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2. Institute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Civil Administration Bureau, Beijing 100011)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review of previous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n emphasizes the new trend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resul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rends; influences

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的改变使代际关系产生磨擦和养老关系日趋淡化, 如何化解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代际矛盾冲突, 关系到家庭安定幸福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研究随着家庭伦理观和代际关系在新时期、新时代产生的变化和趋势对于迅猛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走向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

一、目前国内有关研究的角度及结论

在国内, 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多, 且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 有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在的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看待问题的分歧所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 中国的老年人和青年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但是在对待老龄问题以及老年人的问题上, 其想法并无太大的差异和分歧。老年人需要青年人的关怀和照料, 青年人也认为照料和赡养老年人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毕竟两代人经历的生活背景不同, 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不同, 因此在看待问题和日常生活的行为上仍有差异。有从居住方式的变化入手, 研究

收稿日期: 2001-12-12

^{*} 本论文是北京市“十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1BJSH022)资助课题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王树新(1945-), 女, 河北人, 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分居养老比例提高的前提下,新型供养方式的可行性、现实性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得出的结论是:“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及其养老模式是消除代际矛盾的好办法^[1]。有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在家养老的老年人同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代际互惠关系以及在日益高龄化的形势下老人照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老年人家庭中,代际关系是影响老人照顾的因素之一。成年子女同父母之间的互动模式,受居住形式和两代人彼此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观念的多维影响。多数老年人同子女之间仍然保持一种互惠的代际关系,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较多地为子女提供建议,并在精神上为子女提供帮助。子女对老人的照顾主要体现在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顾两个方面。有从代际经济关系入手,研究当代中国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流量^[2]。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于当前的老年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代际经济流动方向都是子代流向父代,说明子女供养老年人仍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方式。同时由于城乡之间和性别之间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老年人内部在代际经济流动上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二、本文涉及的代际关系及其内容

在研究代际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把“代”的概念交代清楚。“代”是指世系的辈分,它是在时间刻度上对于不同时期人的一种划分。一般用代际间隔即代与代之间在时间上的跨度来表示。处于不同时期的“代”,代际间隔是不同的,有的十几年,有的二十几年,甚至更长。从代际间隔的实际发展脉络看,代际间隔有延长的趋势。

在研究过程中,同批人的概念虽容易理解,但取得确切的统计数据非常困难,人们只好以不同的“代”在同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年龄等)来定义“代”的概念。我们这里的“代”主要是指处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群,是从同期人角度定义的“代”的概念。

1. 代际关系

此文所研究的代际关系指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和沟通以及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诸多中间媒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从不同的理解角度入手,可以包括不同的范围和层次:

从微观角度讲,是家庭内成员的人际关系。它包括由夫妻关系派生出来的最基本的亲子关系,与亲子关系密切相关的婆媳关系或隔代的血缘关系——祖孙关系。本文着重论述的是亲子关系。更为准确地说是后期亲子关系。所谓后期亲子关系是以个人生命周期为视角,将亲子关系分为成年亲代与未成年子代之间的“前期”亲子关系,成年亲代与成年子代之间的“中期”亲子关系,以及老年亲代与成年子代之间的“后期”亲子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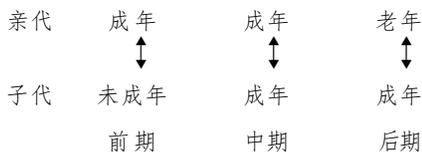


图1 亲子关系逻辑示意图

从宏观角度讲,代际关系是在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交换、转换形式,以及承担义务与分享权利等方面重点体现出来。大体来说,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在不同代次的转移和传递有三种形式,即代际之间的转换;代内转换;时间性转换(见图2)。代际之间

的转换就是不同代次之间的交换关系,也包括个人或社会公共财产的继承。这种关系必须发生在不同代之间,这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代内转换是指同一代内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社会角色者之间的商品、劳务、货币的交换关系。时间性转换即发生在不同代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代内,它是某一时间内积累的财富转到另一时期内使用或消费^[3]。



图2 不同代次的转移和传递的形式

我们所研究的同期人代际关系中,未成年人与老年人主要角色是被抚养人口,成年人的主要角色是抚养人口,他们在代际交换中处于中心地位。他们一方面要抚养下一代,另一方面又要赡养老年人。抚养下一代是对未来进行投资,而赡养老年人实际上是偿还上一代在其未成年时对未来的投资。对未成年人的投资,也就自然产生了其成人后对老年人投资的回报问题。从理论上说,老年人的消费是过去生产的延期支付,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消费依赖于现在年轻人的生产。当然在资源的代际传递中还含有量的变化问题。任何一代人终身福利的大小都与未来一代人的福利有关。任何一代人要追求自己终身福利的最大化,这就必须在其成年时期努力扩大生产,增加对未来的投入,否则,他们将无力养育后代,无法确保自己晚年的生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代际交换,积累了财富,扩展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得以可持续发展,使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另外应该强调的是,代际关系是一个具体的和历史的范畴,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代际关系是不同的,没有一个超脱于具体社会环境的、抽象的代际关系。代际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代际关系日趋复杂,从家庭范围扩展到社会,代际矛盾外化。

2. 代际关系的内容

代际关系是涉及多方面有价值资源的双向支持和交换的复杂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代际关系涵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代际关系的内容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日常服务的互惠以及亲情、情感的沟通和慰藉(见图3)。本文将主要根据家庭功能的角度,分析代际关系的内容和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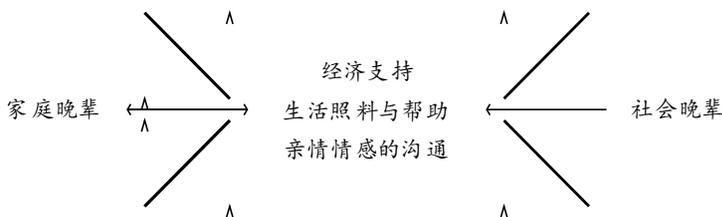


图3 代际关系的内容

(1)经济支持

所谓经济支持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将财富从子女流向父母的过程定义为供养,从父母流向子女的过程定义为抚养。在一个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供养和抚养分别占据不同的地位。对于代际关系中的同一主体而言,可能会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成为经济支持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经济支持的流动方向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例如: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早期,一般以抚养过程为主,这时子女没有获得经济手段的条件,只有依靠父母对他们无私的经济抚养,他们才能够得以生存下来。而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晚期,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就成为父母在晚年保证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但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代际关系中的经济支持在家庭中不再单纯是单向的,更多地表现为双向的。代际关系由家庭逐步外化到社会,也就使得代际经济关系复杂化。

(2) 日常生活照料的互惠

一般在老年人身体健康,或者是他们自己认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需要子女或其他人给予生活照料和帮助,反而会在他们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较多和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帮助其子女料理家务、照看孙子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一般经历自我照料、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家庭成员或社会养老机构完全承担照料的过程。因此,笼统地说,老年人在晚年需要生活照料和帮助,这样的结论是不切合实际的。在老年人健康状况允许的前提条件下,老年人和其子女在生活照料和日常服务方面更多地表现为以“互惠”为特征。但随着年龄的增高,体质日趋下降,健康问题就更为突出,需代内或代际之间提供照料。

(3) 亲情、情感的沟通

对于任何人来说,来自于家庭中的情感沟通和支持,将会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老年人在子代那里有着绝对权威,并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传授了耕种技术,不仅形成了崇老文化的经济基础,也确定了老年人和其子女的紧密关系。这种紧密关系不会因为老年人的年龄大或身体差而松动。其子女对于老年人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老年人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社会阅历是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的重要财富和保证。在现代社会中,因为角色的转变,生理机能的限制,使得老年人接触社会和外界的机会要较从前少得多,使老年人极易形成孤独感和被排斥感。只有来自于家庭的亲情和情感的沟通和相融,才能消除老年人心理的不适感,使他们觉得自己依然有用和受重视。另外,从子女的角度讲,同父母的感情沟通也是必要的。父母作为社会活动的曾经参与者,必然积累了相当的人生经验,遇事向父母请求帮助、参考和建议,对于他们而言,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亲情和情感的沟通,从行动主体而言,对任何一方都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并不是某一方善意的施与。

三、代际关系的新走向

1. “分而不离”的代际关系

中国的家庭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家庭的特色和传统。中国人素来就有较重的家庭观念,和谐的家庭生活一向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家庭自古即形成了敬老养老的传统,因而,长期以来,中国老人的养老主要以家庭供养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导致家庭模式变化显著,逐步从“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根据1999年北京市老龄委所做的关于老年人基本需求的调查资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结构的变化情况。调查数据资料表明,老年人独立居住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老年人1代户比例是39.1%,占各种家庭户类型的1/3强,2代户

(23.6%)和3代户(35.6%)的比例都要低于1代户的比例。换句话说,老年人选择独立居住的倾向要强于选择与子女或后代居住的倾向,说明目前老年人愿意独立居住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

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养老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却有别于西方国家代际之间完全独立的居住方式。比较常见的形式为:两代人就近居住,彼此互相帮助。这样形成了代际之间既可以互相独立,生活自由,同时又可以经常来往,维系代际关系的双优局面。独立居住的老年人与其子女居住在同一个居委会或居住在同一个区的比例很高。居住距离较近,为两代互相帮助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条件。大量事实证明,分开居住而彼此仍然互相关照的形式既有助于维护我国尊老爱幼的伦理传统,又适应两代人各自的需求,并保持着和谐的代际关系。

2. 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

代际关系涉及到多个个体的人际关系,因此,必然存在二个重心支点,在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中,尊老和爱幼是同时被强调和关注的,处于中间地位的中年人要对他们给予同等程度的关爱与照料。可以说,代际关系的重心支点处于中间位置,中年人就是代际关系重心支点的承担者。但近年来,却出现了关注下一代甚于关注上一代的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现象,即表现为尊老不足而爱幼有余。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对老人人格的不尊重。一些子女对老人实行“三点式”策略。即生活上对老人依赖一点,使之成为不拿工资的保育员或钟点工;经济上对老人刮一点,使之成为小夫妻的银行刷卡机;手头上对老人紧一点,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接济老人。更有甚者,有些人成家,将老人当作婚资的银行;添丁时,将老人当作保姆;日子红火时,将老人当作家庭包袱扔给社会,还美其名曰搞事业而无法照顾年迈的老人。这些都是不尊重老年人人格的表现,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对老年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虐待。

其次,是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不尊重。老人主要活动范围由社会转到家庭,家庭成为其生活的重要场所。老人也应有享受闲暇时间的权利;有进行社交、娱乐的权利;有不断学习,继续进步,发挥余热的权利。而不是应该成天围着锅台转或是孙辈的保姆。从而挤掉了老人的闲暇时间和社交、娱乐的时间,使老人没有精力和时间继续社会化(不断学习,跟上社会),发挥余热(奉献于社会)。

最后,是对老人精神、情感需求的不尊重。由于老人失去了一定的社会角色而只拥有家庭角色,因此,老人的生活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单调的、重复的、缺乏新意的。这就使得老人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从而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因此,现代的老人在追求同辈之间的沟通以及情感交流的同时,也希望能和晚辈经常交流和沟通。尤其是那些丧偶的老人,更需要情感的慰藉。老人的再婚就是某种情感的补偿。而老人的唠叨或抱怨则可能是一种寻求沟通的信号。但是,许多中青年人对此不但不同情,反而漠视、轻视乃至反感老人的这种需求。

形成这种“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和一系列社会变化促使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重心由长者下移到儿童身上。在这些变化中,最主要的就是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由于养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及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增大,父母在孩子的各方面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显著提高,在家庭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使得儿童对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而言,成为联络家庭亲情、寻找感情依托的核心化载体。“隔代亲”现象在当今中国家庭生活中表现的极为明显。这一转变的积极意义在于:消解了传统的封建家长制,使当今家庭关系更加民主和谐融洽。而这一转变的消极作用在于:在不少家庭中出现了爱幼不敬老的倾向,引发代际

冲突, 亲子关系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

3. 老年人代际经济关系的理性化

有人说: 老年人口是一个脆弱人群。所谓脆弱, 不仅是指身体的脆弱, 而且是指经济上的脆弱。但是笼统地讲老年人群是一个经济上脆弱的群体, 是有失偏颇的。众所周知, 中国的老年群体是一个勤劳、善良、节俭的群体。辛苦一生, 并非没有储蓄来养老, 只是心理和行为上存在一个消费误区, 没有将本应养老的钱用在养老上。即将自己辛苦一生节省下来的钱花在子女或孙子女身上。于是出现了子女结婚, 父母掏钱; 子女买房, 父母赞助; 孙子女上学, 祖父母资助的现象。而自己将来的养老完全依靠子女“自觉的孝心”, 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老人在失去经济支持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条件下, 子女能否自觉地完成赡养老人的责任, 就不得而知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就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使人们了解到人人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也同时拥有被赡养的权利, 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老年人走出误区, 就是经济上的自立。令人可喜的是, 在1999年北京市老龄委进行的老年人基本需求调查中, 涉及到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资助和生活中余钱的去向问题时, 大部分老年人没有给予过子女经济上的资助, 其比例高达66.6%。30.3%的老年人回答如果生活中有余钱的话, “储蓄养老”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改善伙食”(22.7%)和“补贴孙子女”(7.8%), 其他余钱的去向则比较分散。从资助状况和余钱去向的分布, 说明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在自身收入消费中逐步走向理性化。所谓理性化, 是指以自身安度晚年为前提, 最大可能地提升自身养老能力的经济筹码, 以备今后之需。

四、代际关系的新走向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1. 正面影响

(1)“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是消除代际矛盾的好办法

过去, 一般人认为, 人到老年与子女同住能够享受天伦之乐是晚年的最大幸福。如今, 这一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城市老年人希望与子女分居的人越来越多, 代际分居正在成为一个新趋势。1997年上海对市民调查发现, 有90%以上的人希望与老年人分开居住。老人从繁忙、疲劳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 有了重新塑造自我的机会, 展现出新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实现原来工作时多年来未能实现的愿望。

“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是不同代际之间为了追求各自合理愿望和要求得以实现, 也是消除代沟的一种有效途径。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 生活起居互不干预, 避免代际冲突; 饮食、活动行动自如, 随心所欲。这样老年人与其子女容易做到互敬互爱, 彼此客客气气, 关系融洽。这种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是一种比较协调、比较完美的家庭类型组合形式。尽管人伦之情、血缘之亲并不会使两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趋向一致, 但他们以亲情为契机, 架起理解的桥梁, 通过物质的互济, 频繁的接触与联系、精神上的慰藉, 不同代人将会在代差依然存在的前提条件下继续保持较为和谐的代际关系。

(2)增强老年人自身在养老中的经济自立能力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正处于改革过程之中, 解决全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与地方制度的差异性并存的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而且难度非常大。所以在我国, 家庭养老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 家庭养老的作用越大。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条件下, 家庭养老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 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子女的经济基础也是不容乐观的。对于绝大多数经济不宽裕或有困难的中青年夫妇来说, 供养老人经济

负担较重,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夫妇,经济负担则更重。另一方面,孝亲观念淡薄,将养老责任退却干净的子女亦是有人在。老年人的养老经济来源问题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求人不如求己”。老年人在养老经济来源问题上的逐步觉醒,采取主动,将自己的积蓄用在自己目前或未来的养老行动中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减老年人养老行动中的不确定性。这可以看作是老年人养老理念理性化的一种表现,对于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和前瞻性意义。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养老储蓄不仅是指现金的储蓄,还包括劳务储蓄、健康储蓄、劳动时间储蓄。也就是“有钱存钱”、“有力存力”。到了将来年老体衰时,使生活有保障。

2. 负面影响

(1)“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条件不健全,养老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难免会有些后顾之忧。例如,不同代际分开居住,年轻一代只有利用晚上或节假日去照顾老一代,而平时对老年人的照顾就比较有限。

(2)老年人家庭地位日见衰微与家庭养老模式的矛盾

代际关系重心下移,对老年人的关注逐渐减少,将导致老年人家庭地位日渐衰微,也就是说,老年人家庭地位边缘化,其表现形式及其后果有以下两方面:

①由昔日的“家长”沦落为现在的“被照料”者。随着传统社会基础的变迁、辈分等级制度的终结,老年人已经无法从传统社会中承继其原有的强势地位,他们不得不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被社会重新分层。在追求新生活、新思想、新文化的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经验、技术和价值取向的现实效用不断下降,已经丧失了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作用。老年人低文化程度的现实更加速了“老则贵”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迷失。

②家庭生活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的弱化。老年人家庭地位边缘化,使得老年人被排挤在家庭生活重大决策和管理范畴之外。家庭生活的选择与发展,完全由年轻一代决定。他们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老年人对家庭生活的看法和意见。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的孝心,简单地演绎为逢年过节给老年人买些礼品而打发了事,与老年人内心情感的渴望相去甚远。

老年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有着自己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在与子女同居的家庭中,由于老年人的弱势地位,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生活的“自由度”,甚至在两代人新旧生活观念和方式的冲突中,老年人不得不改变自己多年来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

整个社会的“养老安全性”是建立在目前特殊的家庭养老模式不变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与此相应的适应性变化措施,家庭养老模式很难支撑下去,而家庭养老模式一旦发生改变就将增大社会未来养老的风险,影响代际关系。

参考文献:

- [1] 王树新.论城市中青年与老年人分而不离的供养关系.中国人口科学,1995,(3).
- [2] 郭志刚.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量的分析.人口研究,1998,(1).
- [3] 刘贵平.养老保险的人口学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齐明珠]